

鄭板橋逸聞趣事

婁本鶴／編著

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



ISBN 957-9263-75-2 (856)



00200



9 789579 263757

●封面・版面設計／林鬱工作室●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婁本鶴／編著

鄭板橋逸聞趣談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

前言

婁本鶴

自

清代以來，無論是文人墨客，還是平民百姓，茶餘飯後，提及字畫，尤其是蘭竹，總愛談論鄭板橋。

鄭板橋是清代著名的書畫家，揚州興化人。他性情豪放，落拓不羈，而得狂名；其書畫氣勢險峻，別樹一幟，被人稱怪。為「揚州八怪」之一。乾隆元年進士，先為山東范縣令，後改調濰縣，為官清正，得民愛戴，因請賑得罪上司，丟官還鄉。他雖然在仕途上一生不得意，但於書畫藝術上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
多年來我一直在學習、研究鄭板橋的書法和繪畫，對他的為人處事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書如其人，畫如其人，人品與書品、畫品之間有著血肉的聯繫。因此在研究其書畫的同時，也想研究一下其人，試圖把鄭板橋的傳聞軼事與他的書畫藝術融合在一起，寫成一本既不同於小說又不同於論文，既有知識性又有趣味性的通俗讀物。希望人們能

從各個側面認識鄭板橋，而對他有一個完整的印象。

在動筆前，曾幾次去濰縣、揚州以及他的家鄉興化縣去考察，收集了不少的民間傳說。在工作之餘，用了一年時間，於一九八四年夏天完成初稿。後來由於忙於書畫創作，無暇整理，擱置了幾年之久，今才由山東友誼書社出版。因水平有限，力不從心，不妥和謬誤之處在所難免，懇請各位專家斧正。

借此機會，謹向支持、協助出版和提供、講述資料的朋友們深表謝意。

第十章

嫁女革舊俗、讓牆鼎新風／207

第十一章

審風流奇案、結僧尼姻緣／227

第十二章

揮淚別濰縣、彈唱回揚州／249

目錄

第一章	登山問水泊、對燮說板橋／9
第二章	官小格不低、人狂詩更雄／31
第三章	鑿衙透官氣、拜廟訪民情／55
第四章	案上不留牘、獄中無冤民／77
第五章	僧道聽竹論、姊妹問書法／101
第六章	題匾牽紅線、作畫聯友情／123
第七章	詩扇除民害、觀碑遇隱翁／147
第八章	衙齋思民苦、東岳得御封／167
第九章	誤中狗肉計、巧斷賴婚案／187

鄭板橋逸聞趣談

第一章・登山問水泊 對變說板橋

乾

隆十一年深秋的一天，在魯西南一條古老的大道上，鄭板橋正攜家帶小、輕車簡從地向省城濟南府進發。他悠然自得地騎在馬上，一手提繮，一手捻鬚，口

中還不時高唱著他自己譜寫的道情：

老漁翁，一釣竿，

靠山崖，傍水灣；

扁舟來往無牽絆。

沙鷗點點清波遠，

荻港蕭蕭白晝寒，

高歌一曲斜陽晚。

一霎時波搖金影，

驀抬頭月上東山。

他本是個兩榜進士出身，榜下知縣，吏部將他分發山東候補聽用。只因爲沒有再給吏部加捐送禮，足足候補了五年之久，才得了實缺，出任范縣縣令。他憑著超人的膽識和胸中的萬丈才華，很快就將這個貧脊的小城荒邑治理得井然有序，弊絕風清。在范縣一連做了五年知縣，他秉公斷案，爲民洗冤，體察民間疾苦，頗有政聲。

然其爲人性情曠達，疏放不羈，公堂無事，極不願和縉紳商賈來往，而喜與高僧野士交遊，放言高談，無所忌諱，被人視爲「怪官」。又加上他生性耿直，不會阿諛奉承，所以上司雖嘉其才能，卻不敢重用，以致多年無所升遷。他是個無意功名之人，也並不以此爲懷，暇時吟詩作畫，也倒是安然自得。

一日接到省裡的公文，命他卸任帶眷回省，另有委任。僚屬們都說他政績顯著，此番奉調回省，必定高升，一齊前來叩賀。他幾年縣令，已嘗夠了做官的滋味，再不求仕進，對於是升是貶他毫不介意。無奈爲官身不由己，讓走就走，付過大印，交待完公事，辭別了僚屬，即刻出衙登程。

因爲他有恩於民，老百姓傾城出動，有的流著眼淚攔住馬頭挽留，有的擺列了香花燈燭爲其送行，他下馬一一深揖拜謝。在十字街頭設了一張八仙大桌，上面放了筆、墨、紙、硯，送行的百姓跪下齊道：

「自從您鄭大老爺來到范縣以後，愛民如子，治理有方，使我們這窮鄉僻壤戶戶富裕，家家安康，一改貧困愚昧之貌。老爺去後，恐怕再也沒有這麼清正廉明的官了，懇求老爺臨行再囑咐幾句話，請寫在這紙上，日後我們也好照著辦。」

板橋上前扶起眾人，步至桌前，提筆在手，略一沈思，便寫下了「敬老如子」四個大字。眾人見了不解其意，皆啞然無聲，心想：鄭老爺一向極其賢明，怎麼一下子糊塗起來了呢，孝敬老人豈能像對待兒子一樣？於是，就恭恭敬敬地問道：

「大老爺賞的這四個字，詞義深奧，小民無知得很，一時又難以明白，還請老爺詳示，我等洗耳以待，聆聽慈教。」

板橋意味深長地說：「只因如今世情，人們對爹娘的孝敬遠不及對兒女的疼愛。對待孩子是未飢先餵，未渴先水，天尚不冷就備下了禦寒的棉衣，天還不熱早已做好了防暑的薄衫，孩子喜歡何物就置辦何物供其玩耍，要星星絕不敢摻上半點月亮，真可謂是關心備至，百依百順。試問，對待爹娘能做到這樣嗎？所以，誰能夠像對待兒子一樣對

待老人，就是個孝子。要知道，孝敬父母乃做人之本，百興之源。望你們聽之，爲之！」板橋說完，上馬出城而去，眾百姓一齊跪下，望著他的背影高聲謝道——

「叩謝大老爺臨行教導之恩，永世照辦！」

他騎馬前行，夫人饒五娘和兒女們乘坐的雙套馬拉轎車隨後，家人王鳳就跟護在車子的後面。作爲一個縣太爺來說，這麼簡單的車馬行裝，是極不相稱的。

看上去他已經是五十開外的年紀了，中等身材，頭戴羽纓涼帽，身穿一件深藍色的長袍，腰繫絲絛，腳下登一雙薄底快靴，三綵鬚髯，飄灑前胸，一條長長的辮子拖在腦後。只見他體骨清瘦，面容癯峻而神情灑脫，雙目炯炯有神，令人望而生敬。

幾年來他被官事所累，不得遠遊，今日離衙走在野外，恰似跳出樊籠的鳥雀一般展翅搖翎，自由飛翔。他信馬而行，觀賞著沿途的風光，秋風不時吹來野花的馨香，沁入脾胃，不由得使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好像把在官場裡所吸的濁氣都吐了出來，頓時覺得渾身清爽了許多。

只因他一向憤世嫉俗，目睹這朝臣弄權、外官枉法的時弊，既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污，又無力改變現狀，這種苦悶的心情猶如一團沈雲集結在胸中，慢慢使他厭倦起官場的生活來。但一想起范縣那勤勞樸實的百姓來，又是別有一番情思，真有些戀戀不捨之意，

就在馬背上口占了一詩：

范縣民情有古風，

一團和藹又包容；

老夫去後相思切，

但望人安與歲豐。

他只顧貪看秋野的景色，不覺已是紅日偏西，前面被一座大山遮住視線，轉過一片叢林，忽閃出了一個炊煙裊裊的村落，板橋在馬上用鞭一指，吟道：

山色半青還半霧，

馬頭紅葉是何莊？

王鳳聞聽忙到路旁的柴扉內去打聽，不一會兒來到馬前回道：

「啓稟老爺，我們已經來到了梁山腳下，這個村鎮名叫後集，聽說這就是當年水泊

梁山的後寨。」

板橋催馬進去，這裡房舍古樸，人煙稠密，確與別處不同。又見街上行人高大魁偉，氣宇豪壯，還真有些梁山好漢的氣派。他看見一家門前掛著「宋江客棧」的招牌，覺得這名字有點意思，就進去住了下來。

晚上，饒五娘由於懷抱兩歲的兒子乘坐了一天的車，甚感疲倦，就與板橋商量，打算明日在客棧裡歇息一日，正巧板橋也想帶兩個女兒上梁山去憑弔水泊英雄的遺跡，便決定在這裡耽擱一日再行。

板橋的兩個女兒，大的名叫蘭姊，次的喚做蕙妹，都是前妻徐夫人所生，繼室饒五娘撫養大的。雖年未及笄，已經是出落得姿容出眾，聰慧過人，在其父的感染下，也都頗通文墨。聽說要到《水滸》裡的梁山去玩，小姊妹倆不勝雀躍。

次日清晨，吃罷早飯，板橋向店家問明上山的路徑，就帶著女兒們出了店門。他出門往北，順著北山坡登山。只見那連綿起伏的無數峰巒，就好像是一大群山羊臥在那裡，從天外飄來的幾朵秋雲，正變化著徜徉在這些峰巒之上。滿山的亂石荒草，岩石縫隙間，到處長著枝桠斜曲的野生雜木，其間時時傳來山鳥的鳴叫。這蕭索的景色，給遊人增添了不少的淒涼之感。他們走的山路，原本就不像路的樣子，往上走不多遠，便沒有路了。